

哲 学 史 教 程

——特别关于哲学问题
和哲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上 卷

〔德〕文德尔班 著

罗达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7 年 · 北京

Wilhelm, Windelband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4. Ausg., revidiert von Heinz Heimsoeth,
Tubingen, 1950.

(据1950年蒂宾根德文第十四版译出)

ZHÉXUÉSHÌ JIÀOCHÉNG

哲学史教程

上卷

〔德〕文德尔班 著

黑达仁 译

责任编辑 徐奕春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 2017·362

1987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11 千

印数 8 400 册

印张 14 3/4

定价 2.80 元

目 录

作者序	3
作者第二版序	5
绪论	7
第一节 哲学名称和哲学概念	7
第二节 哲学史	16
第三节 哲学和哲学史的划分	30

第一篇 希腊哲学

导言	37
第一章 宇宙论时期	42
第四节 存在的概念	49
第五节 宇宙发展过程或宇宙变化的概念	69
第六节 认识的概念	83
第二章 人类学时期	94
第七节 道德问题	102
第八节 科学问题	122
第三章 体系化时期	137
第九节 通过认识论和伦理学重建的形而上学	145
第十节 唯物主义体系	152
第十一节 唯心主义体系	160

第十二节 亚里士多德逻辑	180
第十三节 发展的体系	188

第二篇 希腊化-罗马哲学

导言	209
第一章 伦理学时期	214
第十四节 圣人的理想	221
第十五节 机械论与目的论	239
第十六节 意志自由与宇宙尽善尽美	255
第十七节 真理标准	265
第二章 宗教时期	281
第十八节 权威与天启	296
第十九节 精神与物质	309
第二十节 上帝与宇宙	318
第二十一节 世界史问题	342

第三篇 中世纪哲学

导言	353
第一章 第一段时期	361
第二十二节 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	370
第二十三节 关于共相的争论	385
第二十四节 肉体与灵魂的二元论	404
第二章 第二段时期	414
第二十五节 自然域和神域	427
第二十六节 意志优先或理智优先	440
第二十七节 个性问题	451

作 者 序

这本书的开头篇章在两年前就发表了。经过多次令人不快的延误和干扰之后，此书终于完成，与读者见面了。

读者不可将此书和纲要之类混淆起来。纲要之类的书有时可能就是从一般哲学史的讲稿中整理出来的。我现在献给读者的是**一部严肃的教科书**。在这本书里，我打算全面而精炼地描述欧洲哲学种种观念的演变，其目的在于表明：我们现在对宇宙和人生作科学的理解和判断所依据的原理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什么动机，为人们所领悟并发展起来。

这个目的决定了这本书的整个形式。据此，我们研究的文史依据和传记、文献资料都必然地限制在最小范围，选材也只限于能为进一步钻研的读者获得最丰富的原始资料而开辟道路。哲学家本人的论述，也只有在那些论述能提供在思想上有持久价值的论证或基本原理时，才扼要地加以引证。除此之外，作者为了支持某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也偶尔引用了原著一些段落。选材总着眼于个别思想家所提出的既新颖而又富有成果的东西；而对于那些纯属于个人的思想倾向，虽然作为学术研究确有可取之处，但不能引起哲学兴味者，最多也不过略略提及而已。

的历史上。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发展理解为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我们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产生于各种思想路线，而这些思想路线在历史上的相互交织便是我研究的特定的对象。我确信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靠先天的逻辑结构，而只能靠对事实作全面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如果说，在此书的阐述中，看起来古代部分占去了全书相当大的篇幅，这是基于这种信念：如对人类理智的现实作历史性的了解，那么，用希腊精神从自然界和人生的具体现实中所获得的种种概念来陶冶锻炼，就要比自此以后所有人们思考过的东西更为重要——康德哲学除外。

任务这样确定了，就必须割爱；关于这点，没有人比我更为难过了。对哲学的历史发展作纯粹主题的处理，就不容许对哲学家的品格作同他们的真实价值相称的深刻描述。这只有当在概念的结合和转化过程中他们的品格可以作为原因因素而起积极作用时才可能触及。为了有利于更好地深入洞察心灵发展过程内在联系的必然性，在此不得不牺牲推动哲学发展的伟大人物的个人风格中的艺术魅力，不得不牺牲赋予学术讲演以及赋予哲学史更广泛的阐述的特殊技巧的艺术魅力。

最后，我想在此向我的同事，汉森博士，表达我由衷的感激；他不仅为我提供了部分论据，而且还编了主题索引，因而从本质上提高了本书的效用。

威廉·文德尔班

于施特拉斯堡，1891年11月

作者第二版序

我的《哲学史教程》一书发行数量很大，但在两年多前就已销售完了，与此同时，还出了英文、俄文译本，进一步扩大了这版本的利用。这不禁使我认为我对这个学科的新的处理填补了实际存在的空白，还认为我所引荐的纲领式的批判方法原则上得到了赞许。因此，在准备出此书的新版本时，我就让此书的主要轮廓原封不动，同时更加审慎地修改明显需要修改的地方和满足某些特殊的要求。

在修改方面，对某些特殊问题我作出改正、压缩和补充，这些都是力求反映目前研究现状的教科书所必不可少的，并在书中利用了自第一版出版以来出现过的文献。由于材料的大量压缩，文章有时难于领会了；我在许多地方有意把一些长句打散，间或还省略了次要的东西，以使文笔更加流畅，易懂。

此书的读者曾表示希望我更加广泛地注意哲学家的品格和私人关系。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我已认识到这种要求是正确的，但由于我这本书的特殊计划和必要的范围的限制，因而没能满足这种要求。这次，在我工作的可能范围内，我尽量满足了这种要求，简明扼要地刻画了最主要的思想家。

此外，还认真考虑了对十九世纪哲学家作更详尽的处理的愿望。原来这个课题只占很少篇幅，现在扩大到原来的三倍。我

希望,虽然难免不挂一漏万,但仍有可能对哲学的发展作从古到今相当全面的鸟瞰,这也是对一部思想史不得不提出的要求。

最后,我重订了主题索引;我希望,我这个联系正文而扩大了的主题索引可以起到一本哲学史词典的作用;这是我这部书的第二个显著特点,一部系统的、批判的类型的参考书的特点。

由于所有这些扩充,这部书的篇幅大大地增加了。在此,我向
我尊敬的出版家,希伯克博士,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感激他为使
这些重要的修改成为可能而作出的热忱的响应。

威廉·文德尔班

于施特拉斯堡 1900年9月

绪 论

1

第一节 哲学名称和哲学概念

R 赫姆论文《哲学》(*Philosophie*), 载于埃尔希和格爾伯爾主编《百科全书》第24卷第三部(Ersch und Gruber's Encyclopädie, III. Abth., Bd. 24)。

W 文德尔班《序曲》(*Praeludien*, 1884年, 弗賴堡因布賴斯高, 德文版), 第1页起。

[A. 瑟斯论文《哲学》, 载于《大英百科全书》(*Philosophy in Enc. Brit.*),]

[G. T. 莱德《哲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1891年, 纽约英文版。]

所谓哲学, 按照现在习惯的理解, 是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个别哲学家, 根据他们开始工作时所依据的前提以及在工作中所取得的结论, 力求把这种共有的不明确的概念改变为较确切的定义^①; 但有些定义分歧太大, 以至没有统一意见, 甚至在这门科学的概念里的共同因素也似乎看不见了。而且即使上述较普遍的涵义本身也是将希腊人有关哲学一词的原始意义作了某种限制和改造的, ——这种限制和改造是在西方人的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并将以同样方式继续发展下去。

① 在兩伯威格-海因策《哲学史大纲》第一章第一节(Ueberweg-Heinze, *Grundrisse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1.)中有详细的引证。〔兩伯威格·哲学史〕英译本, G. S. 摩利士译, 1871年纽约版。]

1 现在我们仍可认出, φιλοσοφεῖν 和 φιλοσοφία 两词在文献中^①初次出现时,它们简单而不确切的涵义是“追求智慧”,而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哲学”一词获得了明确的意义,根据这个意义,“哲学”指的恰恰是德语“Wissenschaft”〔科学〕^②。按照这个涵义,一般哲学^③指的是我们认识“现存”事物的井井有条的思想工作,而个别“哲学”指的是特殊科学,在这些特殊科学里我们要研究和认识的是现存事物的个别领域^④。

同“哲学”一词的上述第一种理论意义很早就结合在一起的是
2 第二种理论意义。希腊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原始的宗教意识和伦理意识便进入分崩离析的过程中。这不仅使有关人的天职和使命问题变得愈来愈有必要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参阅后面第一篇第二章),而且使有关正当的生活行为的教导成为首要目标,最终成为哲学或科学的主要内容。因此,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便获得了基

① 希罗多德 I. 30 和 50 (Herodotus, 希腊历史学家, 纪元前约 484 至 425 年。——译者); 修昔的底斯, II. 40 (Thucydides, 雅典历史学家, 纪元前约 471 至 400 年。——译者); 甚至也经常出现在柏拉图作品中, 如《申辩篇》29; 《李西斯篇》218 A; 《对话篇》202 Eff.

② 这个众所周知的概念比英语、法语的“science”, 范围广泛得多。〔在英译本中, “science”(科学)与“scientific”(科学的)两词用于这种更广泛的意义上。“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一词则用于通常单独用“science”(科学)一词时所指的更狭义的意义。如能提醒初学者, 哲学和科学思想是一个东西, 而自然科学不是科学的全体, 可能是有好处的。〕

③ 见柏拉图《理想国》480 B; 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VI. 1, 1026 a 18.

④ 见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43 D. 亚里士多德将有关“存在本身”的理念(即以后所谓的形而上学)当作“第一哲学”, 以别于其他哲学, 并进而区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一段文章(《形而上学》I. b, 987 a 29)中, 他将复数形式 φιλοσοφίαι 也用在历史上先后连续的各种不同科学体系, 正如我们谈到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的种种哲学一样。

于科学原则的生活艺术的实践意义^①——智者派和苏格拉底早已为这种涵义开辟了道路。

这种变化的结果,纯理论的兴趣就过渡到特殊的“哲学”,有些特殊“哲学”就取得了它们所研究的特殊对象的名称(或者是历史的,或者是自然科学的),而数学和医学更加顽强地保持着它们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对于一般科学的独立性^②。然而哲学的名称总依附于那些科学的企图——企图从人类知识最普遍的结论中获得指导生活的信念,此种企图最后在(新柏拉图主义所作出的)努力中达到高峰,他们企图从这样的哲学中去创造新的宗教以代替已经过时的旧的宗教^③。

最初,当古代科学遗产作为欧洲各国民族理智生活的决定力量而进入欧洲文化时,这些关系很少变化。中世纪所称的哲学的内容和任务与近古所持的概念完全一致^④。然而,由于发现宗教在某种意义上已完成了哲学的任务,哲学的涵义就经受着本质的变化。因为,宗教也一样,不仅提供了作为指导个人生活规律的确定信念,而且与此相联,还提供了对整个现实总的理论观点;由于基督教教义完全是在古代哲学的影响下创立的,因此那种理论观点就更具有哲学性质。在这种形势下,在基督教教义绵亘不断的

① 参阅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XI. 169 中伊壁鸠鲁的定义;另方面参阅在塞涅卡《书信集》89 中的定义。

② 参阅下面第一篇。

③ 比如普罗克洛喜欢把哲学称为神学。

④ 比如,参阅 Augustine, *Solil.* [《独白》] I. 7, conf. [《忏悔录》] V. 7, Scotus Erigena, *De Div. Prædest.* [《论神的预定说》] I. 1 (Migne, 358); Anselm, *Proslog.* [《前论》], cap. 1 (Migne, I. 227); Abelard, *Introd. in Theol.* [《神学概论》] II. 3; Raymundus Lullus, *De Quinque Sap.* 8.

统治时期,留给哲学的最多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地位,一个科学地奠定、发展和捍卫教义的婢女的地位。但是哲学也因此与神学在方法上对立起来;因为神学依靠神灵的启示去宣教的东西而哲学却利用人类知识去获取、去阐述^①。

但是这种关系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思想越不受教会的束缚,哲学就越更独立地着手解决哲学和宗教共有的问题。哲学从阐述、捍卫教义过渡到对教义进行批判,最后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力图从它认为它自己所具有的人类理性和人类经验的“自然之光”的源泉里推论出自己的学说^②。就这样,哲学与神学在方法上的对立,逐渐发展到在本质上的对立;而作为“世俗哲学”^③的近代哲学把自己摆在与基督教教义完全对立的立场^④。这种关系虽然外貌上斑驳陆离,从缠绵的依附变化到激烈的冲突,但是“哲学”的职责总仍然是古代所规定的,即从科学的洞见中提供宇宙观和人生观的理论基础;关于这点,宗教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至少不能单独满

①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 [《神学大全》] I. 32, 1; *Contr. Gent.* [《反异教大全》] I. 8 f., II. 1 ff.; Duns Scotus, *Op. Ox.* [《牛津论著》] I. 3, qu. 4; Durand de Pourçain, *In Sent. Prol.*, qu. 8; Raymundus of Sabundé, *Theol. Natur. Proem.* [《自然神学导言》]

② Laur. Valla, *Dialect. Disp.* [《反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 III. 9; B. Telesio, *De Nat. Rer. Proem* [《论物性》导言]; Fr. Bacon, *De Augm.* [《增进科学论》], III. 1 (Works, Spedding, I. 539 = III. 336); Taurellus, *Philos. Triumph.* [《哲学的胜利》] I. 1; Paracelsus, *Paragr.* (ed. Huser) II. 23 f.; G. Bruno, *Della Causa* [《论原因、本原和一》], etc. IV. 107 (Lagarde, I. 272); Hobbes, *De Corpor.* [《论形体》] I. (Works, Molesworth, I. 2 and 6 f.).

③ 德文原文为“Weltweisheit”,或译现世哲学。指不带宗教色彩的哲理。——译者

④ 对此有独特的释义:一方面,见哥德希德《全部世俗哲学的基本原理》(1756年莱比锡版,第97页起);另一方面,见《百科全书》中“哲学”条(第25卷,第632页起)。

足这种需求。十八世纪的哲学象希腊哲学一样，确信它能胜任这项任务，并认为它的权利和义务是向人们阐明事物真相，并从这种认识的高度去处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处在这种自信状态中的哲学被康德震撼了。康德论证了：要在个别科学之外或在个别科学之上对宇宙作哲学的（即形而上学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从而又一次限制了哲学的概念和任务；因为在这次弃权之后，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科学，其领域便缩小到只限于理性对其自身的批判活动了。康德就是从这种理性的自我批判中获得了他的果断的灼见；这理性的自我批判必然系统地扩展到认识以外的其他活动中去。与此相联的是康德^①所谓的哲学的宇宙的概念——哲学在生活实践方面的使命。

的确，这种新的显然也是最后的哲学概念绝不是立刻就得到了普遍承认的。情况倒是这样：十九世纪庞杂众多的哲学运动没有不重复早期的哲学形式的，而且“形而上学需要”^②的蓬勃发展，在一个时期，甚至带回了一种倾向，把人类一切知识都放进哲学之中，又将哲学当作包罗万象的科学。

2 鉴于“哲学”一词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从历史的比较中要想获得哲学的普遍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根据这种目的提出来的概念，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自称为哲学的思维活动的结构^③。有些类型的学说，片面强调理论的实践意义；在这样情

① *Kr. der reinen Vernunft* [《纯粹理性批判》], Ak. III, 542 f.

② A. Schopenhauer,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世界之为意志和表象》], Bd. II, cap. 17.

③ 我们在此不必批判种种特殊概念，只要举出一些人们在企图作这种不可能之事时所表现出的分歧很大的程式就行了。比如，只要比较一下，厄尔德曼（Erdmann）、

况下,即使将哲学置于有更普遍意义的“科学”概念之下,也是成问题的^①。我们更不可以规定被认作特殊科学的哲学的对象和形式为普遍有效的。因为除开早期的,或者后来又流行的,关于哲学是普遍的科学^②这种观点以外,企图限制哲学概念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开始,自然科学问题几乎是引起哲学兴趣的唯一对象,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自然科学问题又包括在哲学范围之内,直到现代才同哲学分离。另方面,大多数哲学体系一直不把历史当作对象,只在较晚一些时期,在个别情况下,历史才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且,人们通常总在形而上学理论^③中去探索哲学的核心,但我们发现,形而上学理论在历史的转折点不是被推在一边,就是被宣布为完全不可能^④;并且如果有时强调了哲学对个人和社会的实践意义是哲学真正的本质,那么相反地,一种纯理论的观点高傲地扬弃了这样一种〔卑微的〕公益活动^⑤。

再从另一方面看,有人曾宣称,哲学同其他科学处理同一对象,但意义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可是,这种特定的形式特征也没有历史的普遍性。如果说,只有追求历史方法是所有哲学不变的

雨伯威格(Überweg)、库诺·费希尔(Kuno Fischer)、策勒(Zeller)等人的作品的导言。这些概念规定只有在哲学史利用这些概念就可产生它们所表现的效果时,才适用;然而并不适用于哲学家本人表现出的意图。

① 近古多数哲学家就是如此。

② 关于沃尔夫,参阅他的《逻辑学》(第29节起)。

③ 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所谓形而上学指的是解释经验以外的问题的学说。

——译者

④ 当哲学单独作为“认识科学”时尤其如此。例如,参阅W.汉密尔顿在里德著作里的注释(II. 808)。在法国人中,十八世纪末、本世纪(十九世纪)初,哲学=人类悟性分析(*analyse de l'entendement humain*)。

⑤ 例如,普罗提诺。

特征，那么人们不会反对这种说法：这样公认的历史方法并不存在。然而，这绝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许多哲学家把其他学科的方法，比如数学的方法或者研究自然的方法运用于他们的科学^①，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在处理他们的问题时又毫不利用科学的方法，把哲学活动看作类似于天才的艺术创作。

3 从这些情况出发也说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哲学对于其他科学之间没有一种亘古不变的固定关系。在哲学表现为总体科学 (Gesamtwissenschaft) 的地方，其他科学便只表现为彼此界限大致 5 分明的哲学组成部分^②。另一方面，如果哲学的任务被指定为从普遍意义来理解各门特殊科学的成果，并将它们协调融合成为综合的宇宙知识，那么其结果就会发生特别复杂的关系：首先，哲学依赖于在特殊科学中所获得的知识现状——这种依赖性主要表现在各个科学的卓越成就促进了哲学的发展^③；其次，如果哲学参与特殊科学的活动，就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这种互相作用是一种促进或者还是一种妨碍，这就取决于下面这种情况：有时哲学处理包括在特殊科学中的问题时，哲学运用它更广阔的远见和趋于统一的倾向性，为解决问题贡献出有价值的因素^④；但在另一些时候，哲学表现为因循抄袭，在此时，如哲学得到的是与科学相同的结论，哲学就显得无用，如哲学还希图提供与科学不同的结论，哲学就显得危险了^⑤。

① 笛卡儿和培根就如此。

② 如在黑格尔体系中就如此。

③ 如天文学影响早期的希腊哲学，力学影响早期的近代哲学。

④ 十九世纪的新教神学与德国哲学就处在这种关系中。

⑤ 比如自然科学与谢林的自然哲学的对立。

从上所述,进一步明确了,哲学对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并不比哲学对各门科学的关系更不密切。因为从宗教、伦理、艺术各种生活而来的概念,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而来的概念,与从科学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一道,一股脑儿地拥进带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所欲形成的宇宙观念中来,而理性的价值规定(Wertbestimmungen)和判断标准还更强烈地要求在那种观念中取得地位,那种观念愈益成为哲学实践意义的基础,这种要求就愈益强烈。除人类理智的真知灼见以外,人类的信念和理想就以这种方式也在哲学中得到表现。如果认为这些信念和理想就因而取得科学知识的形式(这种看法往往是错误的),那么那些信念和理想就可能从在某种情况下受到有价值的阐明和改造。因此,哲学对一般文化的关系不但是“受”的关系,而且还是“给”的关系。

在此,考虑一下哲学所经历的外部形势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不无趣味。可以认为,从一开始,也许除了少数例外(苏格拉底),人们都在关着门的学院里钻研科学^①。这些学院即使在晚一点时期,也具有宗教的清规戒律的社团形式^②;这个事实由于所有希腊司法机关都带有宗教性质,还不可能只凭这点就证实了这些学院的宗教根源。但是希腊科学直接从宗教观念中制订出自己的内容,在好些哲学流派中宗教偶像崇拜的某些迹象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③,这些情况说明:很可能科学社团起源于宗教结社(秘密宗教仪式),并继

① 迪耳斯《论希腊泰古哲学流派》(*Über die ältesten Philosophenschulen der Griechen*, 载于纪念策勒哲学论文集,莱比锡,1887年德文版),第241页起。

② v. Wilamowitz-Möllendorf, *Antigonos von Karystos* [《卡里斯脱斯的安提贡诺》](*Philol. Stud.* IV, Berlin, 1881, pp. 263 ff.).

③ 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学派提供了这方面的显著的范例;在柏拉图学园中也足够明显地表现出对阿波罗神的崇拜的赞赏。普福来德雷(Edmund Pfeiffer)最近还力求把明显孤立的赫拉克利特拉来同秘密的宗教仪式联系起来(E. 普福来德雷《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1886年,柏林德文版)。

续与之保持某种联系。但科学活动已经发展到完全独立时,这些联系就消逝了,纯科学学派作为人们自由联合的组织建立起来了,在这些组织中,在有影响的人物的指导下,人们共同分担研究、阐述、捍卫和论战等工作^①,同时在生活行为的共同理想中他们保持着道德的联系。

在希腊化和罗马时期,随着更广阔的生活关系的出现,这些社团就自然而然地解体了。我们经常碰见一些作家;特别是在罗马人中,他们以纯个人的方式活跃于哲学界;他们既不是学派成员,也不是职业教师,如象西塞罗、塞涅卡、马尔库斯·奥勒留。只是到了古代的末期,学派之间的联系才又更加紧密起来,比如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

在罗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中,事情的发展同古代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中世纪的科学也随着基督教文明而出现。科学在修道院附属学校里占有席位,而最早促使科学走向独立发展道路的还是带有宗教色彩的问题。在科学中也曾一度出现过各种宗教派别的对立,如天主教多米尼克教派与弗兰西斯教派之间的对立;甚至那些后来逐渐发展为大学的更自由的科学团体里,最初也有宗教背景和教会的烙印^②。因此,大学里的这种行会哲学(*Zünfftige Philosophie*)很少摆脱基督教教义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的新教大学,在这些新教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中,教会利益和宗教利益占有首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近代时期开始时取得独立的“世俗哲学”,其特点是,创立和拥护它的完全不是学派中人物,而是世俗生活中人物。游方和尚,国家大臣,贵族,剥夺了公民权的犹太人,有学问的外交家,独立的文学家,新闻工作者——所有这些便是近代哲学的奠基人。因此他们的作品的外部形式不是采取教科书或学术辩论的形式,而是采取自由的文学创作——小品文的形式。

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哲学才又变成集体活动,回到大学里来定居了。此事首先发生在德国。德国大学逐渐发展起来的独立性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① 参阅 H. Usener, *Ueber die Organisatio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im Alterthum* [《论古代科学工作组织》] (Preuss. Jahrb., Jahrg. LIII., 1884. pp. 1 ff.), and E. Heitz, *Die Philosophenschulen Athens* [《雅典哲学学派》] (Deutsche Revue, 1884. pp. 326 ff.).

② 参阅 G. Kaufman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德国大学史》], I. pp. 98 ff. (Stuttg., 1888).